

□高远

赋能作用

AI技术在书法艺术的传承、普及与创新等多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。中国书法流派纷呈,但许多小众、濒危的书体,如部分敦煌写经体、民间契约文书字体等,因传世作品稀少、传承人断层而面临湮没的危险。AI的图像识别与生成技术,能够为这些文化遗产的“数字永生”提供可能。目前,国内不少博物馆已与企业、高校合作开展“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”,利用高精度扫描仪获取濒危书法文物的图像数据,再通过AI算法进行超分辨率重建、残缺部分智能补全,甚至模拟出纸张的肌理和墨色的浓淡变化,生成了高度逼真的数字副本。这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无损的素材,更让公众得以一睹这些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。AI还可以通过学习仅存的少量样本,生成符合该字体风格的新字,从而构建出一套完整的“数字字体库”,实现了濒危书体在数字时代的活态传承。对于《兰亭序》《祭侄文稿》等经典法帖,AI可以进行超越人眼的“微距”分析。比如,AI能够为每一笔画的起笔、行笔、收笔的力度、速度和角度提供精确可量化的数据指标,分析字与字之间的疏密、欹正关系,乃至整篇布局的气韵流动,为学习者提供比传统“意会”更为直观、科学的临摹指导,极大地提升了传承的效率和精准度。

传统书法学习周期长、门槛高,专业书法教师少,易使初学者望而却步。AI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降低书法的学习门槛,使其走向更广泛的大众。目前,市面上已出现多款“AI书法教学”App,如“京师书法”“墨智AI”等。用户只需在平板电脑或配有压感笔的设备上书写,AI便能实时捕捉笔迹,并从笔法、结构、章法等维度进行即时评分和纠错。当用户的一个“捺”画力度不足时,AI会立刻提示;当字形结构松散时,AI会生成标准字形进行叠放对比。这种即时、互动、游戏化的学习体验,极大地激发了初学者的兴趣和动力。AI还可以实现“个性化自适应教学”。系统通过分析用户大量的练习数据,精准定位其薄弱环节,进而智能推送针对性的训练课程和范字。这相当于为每一位学习者配备了一位不知疲倦、洞察入微的“AI私塾先生”,实现了传统大班教学无法企及的因材施教。

AI的生成能力,为书法艺术创作开辟了全新的疆域,催生了此前难以想象的艺术形态。“风格迁移”技术是AI书法创作最引人注目的应用之一。开发者训练一个名为“CalliGAN”的生成对抗网络,使其学习了颜真卿的雄浑、赵孟頫的秀润、米芾的跌宕等多种风格。用户输入一个文字,即可选择“以颜真卿的笔意写赵孟頫的结构”,或者生成一种融合了多家之长的、前所未有的“合成风格”。这仿佛是拥有一支可以随时切换历代大师手感的“万物笔”,为当代书法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感来源和风格实验可能。而AI与VR技术的结合,将书法从二维平面解放出来,带入三维的沉浸式空间。在新媒体艺术展览中,观众可以佩戴VR设备,在空中“挥毫”,AI系统实时将手势轨迹转化为虚拟的笔墨,这些笔墨不仅可以模仿真实的洇染效果,甚至可以突破物理规律,如化作粒子消散,如水流般流动,或与虚拟环境中的其他元素互动。这种“空间书法”或“动态书法”,重新定义了“书写”的行为本身,是对书法艺术媒介和表现力的极大拓展。

冲击与风险

传统书法的魅力,很大程度上源于其“技艺性”与“不可复制性”。书法家经年累月的修炼,将其个人的生命体验、情感世界与精神内涵,在刹那间凝于笔端,形成独一无二的“笔触”与“气韵”,本雅明称之为艺术的“灵韵”(Aura)。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被誉为“天下第二行书”,其价值不仅在于字形的优美,更在于字里行间那涂抹、修改,由静至怒的强烈情感喷薄。这是一篇手稿,一部“现场直播”的悲愤史诗。而AI生成的《祭侄文稿》,哪怕在形貌上可以乱真,它也永远无法复制那份在特定历史瞬间、由特定人物生命情感所驱动的创作过程。AI书法是“制作”出来的,是算法的结果;而传统书法是“创作”出来的,是生命的痕迹。当AI能够轻易生成任何风格的精美字迹时,书法作为一门需要艰苦磨练的“技艺”是否正在被“祛魅”?那种基于“功到自然成”的审美敬畏感是否会随之衰减?

中国书法理论强调“书为心画”,作品是创作者心性的直接外化。唐代孙过庭在《书谱》中提出



AI来了,书法何为



中国书法,这门以毛笔、水墨和宣纸为媒介,凝聚了数千年东方哲学与美学的独特艺术,正悄然迎来一场由AI技术掀起的深刻变革。从精准的字体生成到沉浸式的艺术体验,从濒危字体的修复到大众化的创作普及,AI以其强大的数据处理、模式识别和生成能力,为古老的书法艺术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。然而,这场“智能笔墨”的革命亦如一把双刃剑,在拓展艺术边界的同时,也对书法的本体价值、创作主体性及评价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。唯有辩证审视,方能引导这场技术与传统的对话走向共生共荣的未来。

“达其性情,形其哀乐”,更进一步,宋代苏轼倡导“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”的天然境界,强调的是一种超越技法、由修养和心境自然生发的艺术状态。当一个用户通过AI“风格迁移”生成了一幅具有“怀素狂草”风貌的作品时,谁是这幅作品的作者?是用户,是怀素,还是编写算法的工程师?这种创作主体的模糊性,动摇了传统艺术评价体系的根基。更为重要的是,AI的创作永远是“有意于佳”的,它的目标就是最大化地拟合数据中“佳”的标准。它无法体验王羲之的惠风和畅时的惬意,也无法感受苏轼被贬黄州后的旷达与孤寂。因此,AI永远无法真正达到“无意于佳乃佳”那种天人合一的化境,它生成的只是风格的“空壳”,缺乏灵魂的“内核”。

AI模型的质量极度依赖于其训练数据。如果用于训练的书法国宝级碑帖是有限的、被筛选过的,那么AI所学到和推崇的,就只能是某种“主流”或“经典”的审美。而对“非主流”的作品进行扼杀。历史上,许多开宗立派的大师,如徐渭、傅山等,他们的作品在当时都是“非主流”的。如果他们在今天用一个“主流”的AI系统来评价自己的作品,是否会因屡获低分而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呢?如此看来,AI书法评价系统的数据承载力,直接影响评判结果的客观、全面及权威性。

AI是特殊的“砚台”

面对AI技术这股不可阻挡的洪流,简单的拥抱或排斥都非明智之举。必须明确,AI是“器”,是“用”,而书法艺术背后的文化精神、哲学内涵和人的情感表达,才是“道”,是“体”。我们应坚持“以人为本,AI为辅”的创作原则。书法家可以将AI作为激发灵感的“智库”,辅助练习的“镜鉴”,但最终的创作决策和情感注入,必须由人来完成。作品的价值评判,也应回归到其人文精神的表达深度,而非技术运用的炫酷程度。

鼓励书法家与AI工程师、设计师进行跨学科合作,探索人机协同创作的新模式。例如,书法家负责核心的创意和情感表达,AI负责完成重复性的、需要大量计算的风格模拟或细节渲染;或者,由AI生成多种风格草案,书法家在此基础上进行选择 and 再创作,形成一种“对话式”的创作流程。这不再是简单的替代,而是智慧的融合,有望催生出既深植传统又极具未来感的新型书法艺术形态。

在AI承担了越来越多“技”的传授工作后,书法教育应更加侧重于传统教育中最为珍贵的部分,即对审美能力的培养、对艺术史的洞察、对文化内涵的理解以及通过书法进行的人格修养塑造。教师的作用将从纠正笔画的“技师”,转变为引导学生感悟美、理解文化、表达自我的“导师”。教育的核心,将从“如何写得像”转向“为何这样写”,以及“如何通过书写成为更好的人”。

学术界、艺术界和科技界需要共同探讨并建立关于AI书法的伦理规范。这包括AI生成书法的版权归属问题;在使用古人风格进行生成时,应秉持的文化尊重原则;在公开展览和评奖中,对AI辅助作品和纯人力作品进行分类评价的机制等。通过建立清晰的规则,确保AI技术优势能够在书法领域得到最合理、有效的发挥。

AI技术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,是一场正在进行时、深刻而复杂的交响。它既是赋能者,以其精准与高效为书法的传承与普及插上翅膀;它更是诤问者,以其复制与生成能力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何为创作、书法艺术的真正价值何在。在这场变革中,我们不应是悲观的技术排斥论者,亦不能是盲目的技术万能论者。最理想的状态,是让AI成为这个时代一方特殊的“砚台”,它容量巨大、功能繁多,但最终研出的墨,仍需书法家以其生命的热忱与文化的修养去蘸取、去挥洒。当千年的笔墨遇上算法的新声,我们期待的,是一场能激荡出更丰富、更深邃文化回响的伟大对话。中国书法的灵魂正是那份源自人心与文化深处的生命力与独特性,这永远是中国书法最坚固的基石,也是其在任何技术浪潮中屹立不倒的根本所在。

(作者为山东省签约艺术评论家,山东财经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、教授、书法博士)

观文周刊主办:
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